

# 大興安嶺林區散記

朝 襄 著



朝 襄

# 大興安嶺林區散記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## 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通訊報告集，包括《鬪里河畔》等九篇。它反映了解放以後大興安嶺林區的新的風貌，反映了爲了祖國建設在林區辛勤勞動的人們——伐木工人、拖拉機手、護林者以及木材流送者的生活和戰鬥。

## 大興安嶺林區散記

朝 襄 著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號 894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4 字數 58,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7,100 定價(6) 0.30 元

# 目次

圖里河畔	一
年青的女拖拉機手	二
老工人白有倉	三
金大嫂	三
鄂倫春人圖佈新	四
水壩之夜	五
大學生康偉的決心	七
哈拉哈的五天五夜	八
從阿爾山到大黑溝	九

## 圖里河畔

大雁早已飛過了大興安嶺的森林。

五月的時候，大興安嶺林區流露着初春的氣息，冬天的嚴寒，悄悄的溜走了。和暖的風吹拂着，走到哪裏，也看不到積雪；白樺和落葉松，結束了漫長的冬天的睡眠，吐出了嫩芽，從遠處望過去，一片蒼綠。

大興安嶺的腹地——圖里河林區的工人，在圖里河畔上，顯得異常的忙碌。木材流送作業在這裏展開了。這是一場緊張的戰鬥。

冬天採伐的木頭，由森林深處運到了河岸。在六十華里長的圖里河沿岸，木頭被一根根的推進水裏，順流而下，直奔貯木場。

當一根根木頭，推進了水裏，漂起來向下游流走的時候，工人們便一批一批的沿着河堤隨漂流的木頭出發了，他們手裏，都拿着刨鈎。他們的任務是，巡視水面，看到木頭被淺灘攔住，或者是幾根木頭卡在一起不流動了，便想法把它支開，保證使木頭順順當當的流到貯木

場去。

在這些工人裏邊，有一個工人叫吉勒格拉，他扛着刨鉤，順着河堤走下去。他看見水面上不時的激起浪花，便知道木頭撞着什麼了！他走的很快。簡直就跟跑一樣，眼睛緊盯着木頭，看它是不是乖乖的流走。

「喔！又是吊死鬼！」他自言自語的喊道，隨後就奔跑起來。

緊靠對岸，有一根木頭在水面上露着頭兒，它的尾部却深深的沉在水裏，好像被誰緊緊拉住了似的，不能移動。這種木頭，工人們叫它作「吊死鬼」。後面流來的木頭碰上它，就停住不動了；又撞上來一根，又是一根！越來越多，一會兒的工夫，就堆積了十多根。等吉勒格拉跑到這個地方時，已經擠住二三十根了。

河面有十幾公尺寬。吉勒格拉猶豫了一陣子：河有多寬，這都沒什麼關係，深淺可就摸不準了；涉水渡到對岸，誰又敢說不出危險呢？若繞淺灘到對岸，淺灘在哪兒？又要繞出去多遠？很明顯的，時間已經不容許這樣做了。

吉勒格拉顧不得這些了，像戰士衝鋒陷陣似的，「撲通」跳進了冰涼的水中。到河中心的時候，水沒到了大腿眼。

「沒什麼！沒什麼！」吉勒格拉在心裏自言自語。

他躲着流動的木頭，涉水到了對岸，用刨鉤，「哎嗨啣，咳嗨啣」的拉那根「吊死鬼」。但是用盡了力氣，還是拉不動。

汗珠漬滿了他的臉。他環顧左右，沒有一個人！沒有人能來幫助他。他喊了幾聲，也沒有人應他。

吉勒格拉又跳進水裏，站在水中拉那根木頭，「嚇，真涼啊！我可不怕你。」他在心裏說。他使着全身的力氣，拉呀，拉呀，青筋鼓起了多高，臉憋得通紅通紅。

那根木頭慢慢的移動起來，終於把它支開了。後面擠在一處的木頭，都隨着流走了。吉勒格拉鬆了口氣，上了河堤，站在岸邊，目送着木頭流走。他半天才想起拿毛巾擦臉上的汗水。

吉勒格拉是蒙古人，原來是草原上的牧民，他響應政府號召，來林區已有四五年了。他是一個中年人，渾身的肌肉非常發達。他的兩條腿靠不攏，這是騎馬騎的，走起路來，左搖右擺，給人一個魁梧的印象。他對人熱情，誠懇，做起活來，就跟老虎似的，猛勁幹，從不考慮什麼叫危險，什麼叫困難。

在遼闊無邊的草原上，趕成羣的牛馬羊，騎着烈馬追套調皮的馬，他是很擅長的，但在水裏放排，他可從來沒見過，也沒聽說過。初來林區時，他自己問自己：幹得了嗎？

他當了流送工人，起初，他覺得流送這玩藝兒，也沒什麼奧妙，就是讓木頭流下去唄！這有什麼！很簡單哪！可是一跳進水裏工作時，他就有說不出的苦：唉喲！這水，可真涼，才下去多大一會兒啊，就涼透了骨頭，咬緊牙關，還是不行，只好出來，站在岸邊，用毛巾揉揉腿。半天不想說句話。

不過，他慢慢的習慣了。

吉勒格拉的祖祖輩輩，就連他自己的半輩子，都生活在草原上，過着游動的牧畜生活，從來沒有走出過草原。當他響應政府號召，要離開他生活多年的草原和蒙古包時，他說不上來是一種什麼滋味。他要離開他熟悉的草原，到陌生的地方去了。

他來到了森林，他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，處處都不習慣。在森林裏，他看不見那成羣的牛馬和羊，也看不見蒙古包，也吃不到奶酪，也喝不到馬奶酒，更聽不到草原上姑娘們的歌聲。但他並不覺得寂寞，也並不感到孤單。

在他看來，草原是美麗的，嫩嫩的青草，像絨毛的毯子；白的羊羣，紅的牛羣，棕紅色的馬羣，散在草地上，悠閒的吃青草，跟仙境一般。在他看來，林區更美麗，說實在的，他對林區孕育着一種新的情感。

六月末七月初的時候，大興安嶺林區正是美好的季節。圖里河水滿潮了，湍湍奔流，白



樺和落葉松，都長滿了葉子，蒼蒼綠綠，在風裏像波浪一般翻滾着。各種的野花——蓮子香，靠山紅，黃花子，開遍了林間，河畔和曠野，隨風送來陣陣的芬芳香氣；各種的鳥，在空中飛翔，鳴唱。這正是河水滾滾、綠樹成蔭、鳥語花香的時節。

他看到，在貯木場，齊齊整整的堆着那麼多的木頭，數都數不過來！這都是我們工人的勞動成果啊。每天，都有車皮開進貯木場裏來，裝上滿滿的木頭。火車汽笛長鳴着，吐着濃濃的白烟，開出貯木場，駛走了。他知道，這些木頭到祖國建設的工地上去了。

那些地方，他從來不會去過，但他知道，在那些地方，正在進行着規模宏大的建設，而這些建設，會使全國的人民，也會使蒙古人民得到幸福的。

他的周圍，都是樹林，沒邊沒際，這都是國家建設需要的木材！他感覺到，他生活在這個環境裏，在這個環境裏工作，用自己的雙手為國家建設盡自己的一分力量，是幸福的，說不出

的幸福！

他聽人說——他也相信，這大森林，過去長期的被統治者和侵略者霸佔，而今，中國共產黨來了，森林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裏。他自己是一個蒙古人，過去也和這大森林一樣，長期遭受統治者和侵略者的壓迫，而今，又和大森林一起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了。

他看着這片大森林，心裏就有說不盡的喜悅，有說不盡的感激！有使不盡用不竭的力

量！

吉勒格拉常常想，自己一個蒙古人，一個過去飽受苦難的少數民族，今天在自己的自由的土地上，在自己的大森林裏，也能爲國家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，真是難以置信，難以捉摸。但這又是真實的存在，他就不得衷心的感激共產黨和毛主席。

他和那些無數的漢族兄弟一起生活和工作，也有無限的感觸。工人們對他都很誠懇，耐心幫助他，又稱他「老吉」「吉同志」。過去在他的思想深處，總認爲這些人是自己民族的仇人，而今天却在幫助蒙古族人民，誠心誠意的幫助蒙古族人民擺脫窮困，一道走向社會主義社會。他真有說不盡的感激！

現在，他的愛人和孩子們，弟弟們，在家裏放牧牲畜。他遠在林區，倒也不掛念他們。他打算就在林區幹下去，還打算把自己的愛人和孩子接過來。

吉勒格拉又順着河堤走下去，他感覺到，搞流送也好像是牧羊似的，你看，木頭在水裏流着，他拿着刨鉤，趕它們，讓它們順順當當的流走。

吉勒格拉繼續沿河堤走下去。

圖里河水捲着木頭滾滾流去。那木頭，就像船隻在大海裏遇見了大風浪一樣，一忽兒沖上水面，一忽兒又鑽進水裏。青蛙躲在看不見的地方，呱呱叫着，像是向人報告着牠的存在

似的，那聲音，聽起來刺耳，却又那麼令人興奮。

吉勒格拉眼不離開水面，嘴裏又哼起了他最喜愛的蒙古民歌來：

三十里外的道爾吉，

說他的馬兒好：

膘肥，腿長，鬃毛亮澤澤；

我說我的羊兒美……

他好像聽見了呼喊聲，停了唱，傾耳靜聽，又好像什麼也聽不見。於是又繼續唱：

我說我的羊兒美，毛綿綿；

姑娘啊，我的親人！

你說……

他清楚的聽見了呼喊聲。那聲音，那麼小，幾乎聽不出來；聽起來，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情！他站下來，聽了會兒，就奔跑起來了。

那聲音，越來越聽的清楚：

「插——垛——子——啦——！」

「快——來——！」

「喔——啾——，插垛子啦！」

「快——來——！」

「啊？插垛子啦？」吉勒格拉自言自語，跑的更快了。

在一號水壩附近的水面上，木頭插垛子了，經過了多大工夫呢？這誰也不知道。只見這片水面上，密密麻麻的都是木頭，有三四里長，大約有千把立方米。有一個工人走到這裏發現了它，就呼喊起來。

聽到呼喊聲，在附近的工人們，都向這裏奔來。

吉勒格拉趕到這裏的時候，這裏已聚集了十多個工人。他們核計了一陣，就踏着滾動的木頭，到了河中心。吉勒格拉也在滾動的木頭上跳躍着，跟着大家。

在這一片木頭底下，圖里河水還在湍湍奔流，但她却推不走這些的木頭。這些木頭，好像向她示威似的，一動都不動，並且，在後面，越堆越多。

吉勒格拉懂得，這片木頭，不能「楞」拆，也不必挨排兒的拆，要找「關鍵」；拆除了「關鍵」地方的一小片木頭，那末，這一大片木頭，便會游動起來，再稍加搗搗拉拉，就會一根不

剝的全部流走。

但是，這個「關鍵」可不好找啊。

在這些工人裏面，有一個拆梁組長，他領着大家，在一片木頭上拆起來。當大家把刨鉤都卡上一根木頭時，他就領着大家喊號子：

「同志們哪，哎嗨啲！」

大家應唱：

「嘿嘿嘿啲，嘿嘿啲！」

隨着喊號聲，那根木頭從橫七豎八的一片木頭裏，被拉出了一大截。

「加油幹呀，哎嗨啲！」

「嘿嘿啲，嘿嘿啲，嘿啲！」

那根木頭，被拉出來，順水流走了。又拆第二根，第三根……吉勒格拉和大家一樣，汗流滿面，用毛巾緊着擦，都不趕趟兒，青筋又鼓起了多高。

這一小片木頭全拆除掉了，但是，那大片木頭還毫無動靜，沒有一點要流走的樣子。好像說：你們，並沒有搔到我的癢處啊；你們所拆的，正是不痛不癢的地方啊！

大家都有些惱火。有人埋怨道：

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却是白搭了。」

但，大家並沒有灰心，也沒有妥協，歇了會兒，就又拆起來。吉勒格拉沒有歇，當大家都歇着的時候，他這兒種種那兒拉拉，大家讓他上岸來歇歇，他說：「不累，我再整整。」

在大家拆除第一根木頭時，太陽還在東邊，而這時候，太陽已轉到了西邊，再有個三四個鐘頭，就要落山了。

吉勒格拉沒刨準，刨鉤沒落在木頭上，又因為用力很大，離開了他的手，甩出了很遠，落進了水中；一忽兒露出頭，一忽兒鑽進水裏，流走了。

吉勒格拉哎呀了一聲：「沒有刨鉤怎麼幹活！」蹣跚一聲跳進了水裏，水齊胸深。他緊追了幾步，抓住了刨鉤。上岸來，脫掉了弄得濕漉漉的上衣，扛起刨鉤，又踏着流動的木頭，到大家那裏去了。

「吉勒格拉哇，嘿嘿喲！」組長這樣領唱。

「嘿嘿喲，嘿嘿喲！」大家應唱。

又一根木頭被拉出了一大截。組長繼續領唱道：

「向他學習呀，嘿嘿喲！」

吉勒格拉笑了一下，又參加了拆除作業。

有一根大木頭，因為大家站在滾動的木頭上，「立脚」不穩，怎麼也拆不開。吉勒格拉索性跳進了冰涼的水裏去，用刨鈎拉它。隨後，組長和四五個工人，也跳下來，在齊胸深的水中，拉呀，推呀，拆呀，十分緊張地幹着。

這裏，離貯木場很近，只有三四華里。

在貯木場，那些出河的工人，都捏着把汗，怎麼木頭不來了呢？只是間或流來幾根！出河場水面上的木頭，越來越少，出河機以它的強有力的傳帶，把一根根木頭由河裏提上岸來。再不流來木頭，這出河機，和幾十個工人，都要停工了！

而在這裏——一號水壩附近，大家却被那根大木頭難住了。吉勒格拉急得什麼似的，他知道，木頭都在這裏堆着不走，可是貯木場在等着木頭啊！國家建設在等着用啊！

突然，他被一根由水裏鑽出來的木頭撞着了腰，剎時他覺得眼睛裏好像冒出了金花，險些輪倒下來，他咬牙支持住了。腰骨像截斷了似的痛，那個疼勁啊，真是難說！大家問他怎麼了？他連忙說沒啥沒啥。他想，正忙着呢，何必又來分大家的心哪。他沒言語，忍着疼痛，還跟大家一塊繼續拆那根大木頭。

那根大木頭終於拆掉了！大家鬆了一口氣。

吉勒格拉真想上岸去躺會兒，腰板實在太疼了！但他還是咬牙沒上岸去，反正已經撞傷

了，就由他去吧，等拆開了垛子再說。在這種時候——大家都十分繁忙的時候，怎麼能上岸去「自在」去呢？

大家繼續一根一根拆，被拆開的木頭，一根一根的流走了。

這一小片木頭，又被拆開了，後面的那一大片木頭，開始慢慢移動起來，大家不禁喊道：有門有門！大家分散開來，你一根我一根的，拆了一根又一根。那大片木頭動得更歡了。

那大片木頭游動了，黑壓壓的，前擁後擠，翻翻滾滾，全流動起來，直奔貯木場而去了！大家都興奮得高喊起來：

「喔——啞，垛子拆開了——！」

「喔——啞，垛子拆開了——！」

吉勒格拉興奮得一時忘記了腰疼，也大聲喊起來了。他幸福的微笑着，目送着那翻翻滾滾，前擁後擠的流去的木頭。

太陽已經和山峯拉平了綫，把樹林的影子拖得長長的，也把吉勒格拉的影子照得長長的，他許久都不離開那裏，就好像送別自己親密的親人和朋友上遠路似的，送別那些大大小小，粗粗細細的木頭流走。



## 年青的女拖拉機手

十二月的大興安嶺林區，蓋滿了厚厚的白雪，到處都是一片白色的景物，只有那無邊際的大森林，黑黝黝的展開在雪地上。

不久前，這裏有一條河流，曾經不分晝夜的嘩嘩流着，而此刻，大雪已經把它埋掉了。

當猛烈的寒風刮起來時，地面上的雪被吹捲起來，滿空飛揚，在陽光下，像銀粉般閃閃耀耀。

這裏通常的氣溫是零下三十度到四十五度。

在我所寄住的這座房舍前邊，有兩股人工澆灌的拖拉機運材冰道，一股是主道，一股是副道，日日夜夜轟鳴着拖拉機馬達的響聲。

隔不了幾個鐘頭，就有一輛拖拉機，牽引着一列長長的裝滿木材的爬犁，從山中楞場駛往貯木場；又有一輛拖拉機，牽着空爬犁，從貯木場經副道駛往山中楞場。這裏離貯木場不算很遠，站在比較高的地方，就可看見一座座小山樣的木材楞場。

林業工人們在冰天雪地中緊張的勞動着。